

西洱河闸门记忆

陈秀峰

2025年冬至，陪伴女儿到大理市下关街道参加考试，为了方便住在了西洱河附近的酒店。离开近30年，又再次回到她的身边，倍感亲切。在大理财校求学的那些日子清晰地涌上心头，满是在西洱河闸门旁难忘的经历。
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西洱河闸门南岸有大理财校、工商干校，北岸有大理卫校、民族中学，西洱河也因学校的设立、学生的聚集而热闹起来了。学校周边服务学生的小卖部、街边小摊应运而生，也有几家小饭馆或是服装店、百货店，多为老师家属开设。

由于大理财校占地面积比较小，被戏称为袖珍学校。洱河周边的风景是学校拥有的优势资源，大大拓展了学生活动的空间和范围。西洱河就成为学生们最喜欢看书、散步的地方。不管是晚饭后散步聊天、嬉笑打闹，还是临近期中期末考试前的复习，西洱河两岸为广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同时也看到了生活在西洱河对岸

民的日常。西洱河闸门被建具有白族建筑鲜明特征的闸桥，既是调节水位的水利工程，又是行人通行西洱河的桥梁。在以闸门为中心的河两岸，修建了护堤、围栏、步道，步道旁边的斜坡上种植了红色、白色的夹竹桃和草地。在我的认知里，应是在西洱河上建设的第一处水利景观项目，成为下关当时的地标性建筑。

记得当时的洱海水量充足。有名的下关风在河边显得更加奔放，把西洱河水吹得更加欢快。丰水期水位上升，甚至会浅浅地淹没两岸的步道。开闸放水时，更是水流奔涌，让人不敢靠近。枯水期水位下降，又露出河堤上设立的台阶。

那时的河边，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撒网。站在闸门旁的平台上。那个被抛出圆形的大网，反复被抛出收回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好像并没有看到他们有所收获，反而更像是一种运动的方式。也有用海竿钓鱼的，不断地把它远远地抛出，又不断地收回，只听到海竿的转盘

发出吱吱的声音。好像也没有钓上大鱼的时候。也有在河里游泳的，纵身跃下，仿佛一条自由的鱼儿。

那时的市场上经常在售卖一种很小的鱼，应该就是在洱海里打捞的，每家每户买回去给小猫当食品。磨成粉或是将一尾小鱼弄成几小段拌在米饭里，就是大理独有的猫粮。

多年后，我再次站在熟悉的西洱河边，看到熟悉的建筑和河水，让我眼前一亮。

如今的海河和西洱河焕发亮丽容颜。水清、景美、人和，一切都和谐相处。河中鱼儿小虾数量丰富，各种水鸟自由自在。鸟儿在天上在水面，汽车在路上在桥上行驶，行人在河边，在步道上，谁也不打扰谁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，岁月静好的模样就是这般吧。

清晨，鸟儿陆续在水面上活动。本地的水秧鸡、灰鹭、黑头雁早早在水面随着水波起伏，活动着筋骨。看着他们不同的游泳身姿，不同的身形，煞是可爱。有三只幼年黑头雁排成一排，游着游着，

依次扎入水下，就像花样游泳队在进行水上表演。刚孵化不久的一群水秧鸡在水面上嬉戏，学着鸟妈妈，拍打着翅膀。还用起了“凌波微步”，在水面上快速地行走一小段，犹如欢快的舞步。

太阳慢慢升起，迁徙而来的鸥鸟越聚越多，在水面上空飞翔盘旋。这些海鸥一边在空中盘旋飞行，一边嘴里发出咯咯的声响。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飞翔到此过冬的，在这里享受冬日的和煦，和当地的水鸟打成一片，没有半分的违和感。

太阳升起了一会儿，水鸟的活动更加活跃了，水面上的水鸟忽而增加，忽而减少，都到水下自由自在地觅食去了。我静静地站在河边欣赏着这愉悦的场景，忽地看到一只红嘴鸥如离弦之箭一般扎入水里，马上又折返飞出水面，一尾小鱼已衔在嘴里，当冲入天空，被在空中盘旋的一群鸥鸟追逐，发出嘎嘎的欢快叫声。

天还未亮就有晨练的人们在河边的步道上走路、跑步，也有人在钓鱼。我也加入其中，在河边的步道上

走走动动。

有在河边钓鱼的人，总把一些水草拉上岸，顺手丢弃在河边的走道上。水草旁和水草下，半透明的小东西在水泥地面上的跳跃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原来是被水草带上岸的小虾，它们使出全身力量地一跃，始终无法跃过围栏的缝隙。我把它拾起放回水中，我想，水下的世界，可能只有水草才是小鱼小虾夜晚的避风港和梦乡吧？！

太阳越升越高，鸟儿们也越来越多，河边散步、游玩、垂钓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此时，站在闸门东侧，兴盛桥西的中间看到摇着小船拿着网兜，在水里捞水草或是漂浮物的河道管理者，朝晖照在他有着闪光光的马甲上，闪出金绿色的光。

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，西洱河上新的节制闸竣工即将启用和老节制闸拆除的消息已然发布，万物代谢更替的自然规律，亘古不变。我们唯有希望，在这变化中越来越向好，让万物都在地球上和谐共生。

梦回故乡 | 李灿斌

春暖花开的季节
弯弯曲曲的小路两旁
开满灿烂的刺白
香气弥漫于绿色的田野
孩童欢快的歌声
随风飘送

海棠花簇拥的小路旁
那浮起小船的水面
泛起涟漪的水波上
那悠扬的短笛声
是我美丽的青春
在炽热的夏日里
溢出的音符

如今大半生漂泊的游子
在遥远的异乡
一遍遍重读故乡
故乡的山水
故乡的老屋
以及回故乡的小路
竟然流动起来
没日没夜不断向我奔来

火塘·针迹 | 阿尼姑娘

时光在火塘边闪烁
阿妈指尖捻住火光
嘴角轻扬
儿时插我入睡的歌声

针线交织
彩线如疾驰的山风
银针挑出弄月圆
盘绣托起了来时的山路
锁绣凝聚着祖辈的箴言
接绣 岔绣 不同的针法
凝结了不一样的机杼

阿妈指尖挽住云的衣裳
绣出对儿女的千万柔肠
一方火塘
点亮了阿妈的青春
也染红了弄山的朝阳
指尖的起伏跌宕
顺着针线
在哀牢秘境吐露芳华

故乡的山仍记得我 | 王子文

我走进故乡的山
我不认得了脚下的路
是阳光斜照下的阴影
引着我信步前行
孤独的我
站在半山腰
周围的一切熟悉又陌生
只有一声呼喊
在山的那边得到了回应
我十分确定
是来自二十多年前的声音

故乡的山仍记得我
记得我的童年
我幸福得泪流满面
像是走失的孩子
终于找到了母亲

姜营坝散记

杨宝贵

1

如果时间的河，能够倒流回去，映人眼帘的，一定是姜营坝清瘦的模样。

一缕微风，一朵白云，一片阳光，一阵细雨，一群鸟雀……自由地栖息在错落有致的村庄里。

那些高高矮矮的茅草房或瓦房，那些斑驳的土砖墙，在时光深处散发着浓浓的乡愁味道。

童年，也是清瘦的模样。

2

夕阳一派柔情，炊烟袅娜多姿，蝉和萤火虫在夏日里恣意歌唱，麻雀成群结队四处打劫。

姜营坝很厚实，滚烫的热土地，一日三餐喂养着我的族群，鸡猪牛羊，虫鱼鸟兽，花草树木，以及飞翔在群山之外，我的远大的理想。

3

走出村庄，爬几道山坡，就看见了连绵起伏的草场和山岗，一片一片歪歪斜斜的云南松一株挨着一株，它们随遇而安。

群山怀抱里的姜营坝，灶火从未熄灭，漫漫冬夜，伸出手就触摸到了温暖。日出日落之间，生活平静如水，夜以继日冲洗着姜营坝薄弱的肌肤和广阔的灵魂。

4

落漏河从马耳山来，到金沙江去，到东海去。

水流越来越瘦弱，落漏河的野性荡然无存。泥鳅、黄鳝、鱼虾、花泥鳅、青蛙……以及抬着头四处张望的菜花蛇，每天在夜空下的钢筋水泥岸边，寻

找梦中的家园。

冬春时节，一颗颗鹅卵石如一块块裸露的骨头，皮包着骨，严重营养不良。夏秋时节，洪水随雨奔腾，日夜咆哮着，一不高兴就吞没了庄稼们的一亩三分地，把肥美的夏天划破一道深深的伤口。

5

一片连一片，一坡连一坡的甘蔗林，已消失在渐行渐远的记忆里。

由浅至深，由绿变黄，一茬又一茬的甘蔗，三百六十五天在人们的心里疯长。啃食着甘蔗长大的孩子们，对甘蔗又爱又恨，直到有一天甘蔗林消失殆尽，糖香难寻的时候，方才释怀。

此时，父辈的肌肤，已被蔗叶划破了九万九千九百次。流下的汗水，早已凝成盐粒，弯腰的岁月已经缺少了光芒。

6

酒很烈，沾唇就醉。那是甘蔗赐予姜营坝最浓烈最醇美的味道。

曾经自以为豪的青春，被滚滚红尘淹没，徒留一具具干瘪的躯壳，在冷暖自知的尘世间游走，穿梭，或用酒精来留住一丝丝残存的记忆。

7

时间，从来没有停止向太阳靠近，没有停止向月亮靠近，纵然有许多生命在无数的眼泪中，叹息声中，烟消云散。

一年又一年，一辈又一辈族人、乡亲，或花草树木，飞禽走兽，如一茬茬庄稼，在姜营坝生生不息。也许，只是少了年少时那个最熟悉的面孔。

哦！滚烫的热土地上，从来不缺少光荣的梦想和激情。



康

复者子女宋荣坤说：“当看到黑板上光亮的粉笔字时，我们的心里很激动。下课的时候，王老师要把黑板上的字擦掉，我们都站起来不让老师擦，生怕擦了就再也没有了。这段时间，只要李叔叔有时间，都会亲自给我们上几堂课。到了二年级的时候，在李叔叔的努力下，我们终于用上了新的课本。后来我听说，这样的课本有黑白和彩色两种，黑白的便宜，彩色的贵。但李叔叔为了让我们能更好地认知世界、了解世界，不惜自己多花钱给我们买了彩色的课本。”

宋荣坤说的“李叔叔”就是李桂科，他的家境不富裕，父母年老多病，妻子生了几场大病，子女都还在读书，他的工资微薄。但他还自己掏钱给山石屏小学的娃娃买彩色教材，这很难想象。

李桂科的同事严云昌说，开始办学时，防疫站还给了点经费，勉强维持开销。后来学校撑不下去，在意大利麻风病防治协会的资助下才办下去。

那段时间，办学的艰难，只有李桂科最清楚，不仅贴满满腔热血，还得贴钱。

有钱人捐资助学，那是九牛一毛。李桂科办学，可谓倾其所有。

李桂科说，他一直感激那时的炼铁厂办主任张光耀，是他亲自来山石屏看望老师和学生，并同意六年级毕

业的学生到炼铁中学读书。

那时候，李桂科怕学校不收，于是他找到炼铁厂主任说：“请让这些孩子读完初中吧，哪怕没有学籍也行。”

炼铁厂主任说：“李医生，山石屏办的识字班咋样？教学效果如何？”

李桂科说：“主任，我们肯定比不上正规的学校教学，但是我们完全按照六年义务教育的教材上课，平时有作业，还考试。王老师是个老教师，不信你去看嘛！”

几句话，听得炼铁厂主任张光耀半信半疑，他有些好奇地跟李桂科到了山石屏，他也是首次进入山石屏的健康教师。

张光耀先是和王仲元聊天，向他了解山石屏小学复式教学的情况。

王仲元哈哈大笑道：“主任，我们这里虽是复式教学，但也正规完成了教学内容，质量不比周围几个村委会的差，你看看这些试卷。”

王仲元把期中考试、期末考试的学生试卷展示给炼铁厂主任，字迹工整清秀，差错率低，平均分远在整个乡水平之上。

炼铁厂主任又翻看了王仲元的备课本，一到六年级都有，内容详尽，且配有插图。备课本里夹着王仲元的字画，他写的毛笔字不错，画也画得挺好。

“想不到王老师还多才多艺呢！”

炼铁厂主任开玩笑说：“早知道，把你调到中心小学教书去。”

王仲元搔搔头说：“主任真会开玩笑，别的老师会吓跑的。”他转头看了眼李桂科说：“山石屏就是我的家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原来炼铁厂王仲元教书时他不干，现在跟这些娃娃混熟了，他反而对学生有依赖感。他偶尔回家，但家里那种陌生和隔膜让他极不舒服。只有和山石屏的娃娃在一起，他才感到温暖。

王仲元指着蹦蹦跳跳的娃娃们说：“主任你看，他们都是阳光的孩子，他们是麻风康复者子女，但他们没有麻风病，他们没有携带麻风杆菌。六年级毕业的娃娃，就让他们到中学读书吧！这样待在山上，可惜啊！”

李桂科见炼铁厂主任张光耀心有所动，便趁热打铁：“收下他们吧！哪怕跟班借读也行。”

张光耀高声道：“今天我来到这儿，就是和李医生商谈娃娃们读初中的事啊！山石屏的娃娃也有读书的权利，学校要收，学籍也要有。”

炼铁厂主任同意接收山石屏的娃娃，但困难又至：食宿自理。学校不给他们提供住宿。李桂科也能理解，同处一室，别的学生家长会闹。

李桂科只好跑到炼铁厂帮娃娃们租房，那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。

宋荣坤说：“随着小学阶段的结束，山石屏村的孩子们如何进入初中，就成了李叔叔的新难题。他说你们不可能一直是小学生，你们要不断进步！”他又多方争取，2002年让我们进入炼铁厂初级中学读书。虽然学校同意接收我们入学，但不同意我们住学校的宿舍。

李叔叔跑了五六家单位和个人，左求右求，才为我们找到愿意出租的房屋。一学期后，经过李叔叔再三恳求，我们终于住进了学生宿舍。”

连载 64

一任向洱海

杨克旺

大理的冬，苍山的雪线渐次清晰，洱海便如一枚温润的玉坠，别在滇西高原的衣襟上。风是这里的信使，携着苍山十八溪的清冽，掠过海面时掀起细碎的银光，将“湖泊称作海”的云南旧俗，酿成一路可闻的涛声。我弃车沿环海步道前行，任脚步追随着这方高原明珠的轮廓，赴一场跨越千年的邀约。

洱海的晨是被薄雾唤醒的。水汽氤氲中，水面与天光融成一片朦胧的蓝，偶有白族渔人的木船划过，桨声欸乃，惊起几只水鸟，翅尖划破镜面般的湖面。洱海的浅水处，海棠花舒展着洁白的花瓣，这洱海特有的水生植物，如散落在绿毯上的星辰，印证着洱海纯净的水质。远处的本主庙隐约可见，红墙黛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，庙宇里老妈妈虔诚的祈福声，似与涛声交织成跨越时空的絮语。

正午时分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洱海露出最澄澈的模样。湖水蓝得层次分明，近岸是浅碧色，湖心是深蓝色，倒映着苍山的苍翠与天空的流云。岸边的白族村寨里，青瓦白墙的居民错落有致，墙角的三角梅开得热烈。几位老人坐在大青树下，聊着“绕三灵”的古老仪式，那些关于“迎金姑”的传说，都随着风飘向湖面，沉淀为

洱海厚重的人文底色。

暮色四合时，我坐在福溪S湾洱海生态廊道边，静待洱海月升起。当一轮皓月从湖面跃出，清辉洒满水面，天地间便只剩下一片银白。湖水轻轻拍打着岸边礁石，远处崇圣寺三塔的剪影静立如山，“永镇山川”的匾字在月光下若隐若现，与湖心明月相映成趣。此时的洱海，既有“海上生明月”的壮阔，又有“月光如水水如天”的婉约，让人分不清是实景还是幻境。

夜色渐凉，我起身沿湖边廊道漫步，海景民宿的光晕在水面摇晃，与渔火、星光交织成网。洱海是包容的，它容纳了苍山的雪水，容纳了千年的传说，容纳了各族儿女的烟火日常；它也是慷慨的，用灌溉之水滋养田野，用澄澈之波净化心灵，用独特的生态孕育出多样的生命。在这里，自然与人文从未分离，历史与当下交相辉映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故事，每一缕清风都带着诗意。

一任向洱海，不问归途。当脚步与涛声同步，当心灵与湖水共鸣，便懂得了为何这片“耳状”的湖泊，能成大理人的母亲湖，成为无数人眼中的精神原乡。离去时回望，月光下的洱海依旧温柔，仿佛在说：你来或不来，我都在这里，守着苍山，守着岁月，守着一方水土的魂。



老树新花

韩海斌摄